

詩語背後

尋找深港文脈(上)

◆ 木木

尋找深港文脈，是一場由深圳報業集團晶報社發起，面向深港兩地青年的主題研學活動。該活動作為紀念新加坡建縣45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，去年8月啟動，今年1月結束，歷時半年。整個活動大致分為兩個階段：一是舉辦「深港文脈」雙城青年短視頻大賽；二是組織參賽者與文史學者一起，赴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、南頭古城、羅湖橋、沙頭角中英街等承載着深港共同文化記憶的地標參訪遊學。

這場研學活動的特別之處，在於借助短視頻這一廣受歡迎的新媒介，將弘揚傳統歷史文化與加強深港青年互動連在了一起。保持文化的生命力，不在於發掘，而在於傳承。以青年為主體的文化交流，在香港局勢由亂轉治，深港雙城合作進入新階段的形勢下，對促進兩地認同別具價值。誠如香港青年樊維思在遊學現場所說，自己走了很多次羅湖口岸，過去很少留意到羅湖橋，而通過這次遊學，才知道羅湖橋對於深港兩地來說有着如此特殊的意義。

我受邀參加了部分活動，感觸頗深。從地理上看，深圳和香港作為一個整體，處於大山、大河、大海的交匯處。大山指蓮花山，大河指珠江，大海則是南海。這種地形水勢，與深港兩地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從歷史上講，深圳和香港一脈相承，卻在數百年演進中形成各自鮮明的文化特性，經歷了一個從「同源分流」到「同向互補」的過程。隨着研學活動的展開，深港雙城文脈流變的一幕幕人間煙火，不時在腦海中浮現。

蓮花山是一座長約300公里的龐大山體，坐落於廣東省兩大地理單元潮汕平原與珠江三角洲之間。蓮花山脈大致呈「東北—西南」走向，自梅州東北部延伸至惠州與汕尾交界處抵海。餘脈繼續向西南方發散，隆起兩座海拔近千米的高峰，即深圳的梧桐山和香港的大帽山。兩峰之間，深圳河蜿蜒而過。綜觀深港地形地勢，梧

桐山和大帽山處於中軸位置，宛若雙城挺拔的脊樑。由此向四周延伸，鋪展出無數山嶺溝壑及大大小小數百個島嶼，呈現大鵬展翅、攜山向海、百嶼巒波的獨特景觀。

在中國江河譜系中，珠江的特色十分鮮明。黃河、長江、珠江作為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三大搖籃，黃河和長江都是自西向東流，珠江則大致由北往南，三大支流並行，最後合而為一，百川歸海。所以，珠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，廣義珠江是指由西江、北江、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水道匯聚而成的複合水系，狹義珠江則單指三江並流後廣州以南的河段。如果說黃河流域、長江流域都像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，珠江流域則像一片森林。黃河流域稱為北方，長江流域稱為南方，珠江流域則在中國的北方、南方之外另稱為嶺南。宋代以前，狹義的珠江幾乎不存在，廣州以南還是一個巨大的海灣，三大支流直接流入大海。珠江入海口迄今仍然極其開闊，下游三角洲河汊縱橫，水網密布，並經獅子洋、伶仃洋與南海融為一體。

南海與黃海、東海相比，對中國海洋事業的發展更具決定性意義。華東海域雖然遼闊，但與浩瀚的太平洋之間只有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，歷史上人口密度和經濟活動都相對較弱。華南海域與整個亞洲南部、非洲東部以及歐洲東南部相通，素來人口稠密，產業發達。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，經由南海進入印度洋，遠達中亞和非洲沿岸，東南亞因此成為海外華僑的首站和主要聚居地。後來開闢了橫跨太平洋的海上貿易航線，通常也是從華南出發，跨越南海，經菲律賓抵達墨西哥。

正是在這片山海之間，明萬曆元年(1573年)建立了新安縣，轄地大致包括今天的深圳和香港，緊扼珠江口，處於南海貿易的要衝。自秦設郡縣以來，中國州縣大都抵海而止，惟新安縣全域盡在沿海地區和海島之上，這反映出明朝中葉經略



◆作者(右五)為「深港文脈」雙城青年短視頻大賽優勝者頒獎。作者供圖

海洋的濃厚意識。新安縣是深圳和香港共同的源頭，海洋基因滲透到兩地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。這裏自古以來就是風雲激盪之地，亦是多元文化、創新文化盪蕩之地。新安風雲故事，恰如哈佛大學華裔學者王德威教授對嶺南的描述：南方之南，潮汐起落，山海撞擊，華夷夾雜，正統消散，撲面而來的是新世界、新發現、新風險……

其實，早在新加坡建縣800多年前，唐開元二十四年(736年)就在此地設立了軍事建制屯門鎮，隸屬東莞縣，戍守區域含今天深圳市西部、南部及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即伶仃洋海域東部瀕江沿海地帶。有關屯門的記載很多，不但見於相關史書，唐宋詩詞裏亦有體現。比如，韓愈的「屯門積日無回颿，滄波不歸成踏潮」。可以看出，時人心目中的屯門印象，雖不似西北邊塞之蒼涼，卻是山遠水闊、巨浪滔天的。駐紮屯門鎮的固定員額多達2,000人，這在當時邊疆地區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存在。據清人顧祖禹《讀史方輿記要》所載，屯門鎮駐兵頗有戰鬥力：「東莞南頭城，古之屯門鎮……天寶二載(743年)，海賊吳令光作亂，南海郡守劉巨麟以屯門鎮兵討平之。」

登頂梧桐山，有好漢坡。當你沿着千米石階攀援而上，立足「鵬城第一峰」飛來石，鳥瞰腳下拔地而起的城池在綿延起伏的青山綠水中伸向無盡的遠方，你會真切地感受到歷史生命力的搏動與人類夢想的昇華……

蓮峰餘脈變煙波 大帽梧桐好漢坡 莫道屯門風浪急 趕潮自古傳奇多

字裏行間

◆ 黃仲鳴

唐人的演義小說

嚴慶澍(1919-1981)以唐人筆名寫的歷史小說，最有名的是《金陵春夢》，另如《草山殘夢》《蔣後主秘錄》都有聲名。獨有一部，卻鮮有人談及，那是《北洋軍閥演義》。我手上只有第一卷，但已殘破，缺版權頁，只在扉頁印有出版者為湖南人民出版社。

北洋軍閥統治中國前後三十三年，唐人這卷，由袁世凱小站練兵說起，直到袁世凱「密鑼緊鼓 籌演稱帝劇」止，其後的歷史，應在第二卷以後，可惜未得睹，悵悵。

唐人以演義、章回小說之筆，詳述袁世凱崛起經過，中經維新政變、宋教仁被殺等大事，遺憾的是，敘事嫌不夠「開放」，仍局於「史實」敘事。唐人在文中還「挺身而出」，插敘一己的意見，如譚嗣同下獄，在壁上題詩，中有「我自橫刀向天笑」句，唐人即插說：「可憐這位先生，何嘗有刀可橫？」這「橫空插嘴」，有何意思？

又如「戊戌六君子」被殺後，他又「插」：「列位，這便是有名的『戊戌政變六君子』了。翻開中國歷史，稱為『六君子』的，唐宋明清各代都曾有過。這些受害者之中，雖因時代關係，大都固於『忠君報主』的思想，對民族問題等等未曾理解。但不乏熱血之士，他們熱愛國家，拿鮮血和熱淚寫下了可貴的史篇。西太后那次屠刀既落，舉國譁然，國人乃更明白清室之不可信賴，志士仁人紛紛崛起，由維新狂熱發展成革命激流。因此菜市口六君子的鮮血也不是白流的。」

他說「稱為『六君子』的，唐宋明清各代都曾有過」，是乎？我孤陋寡聞，不知道；唐人也沒說。而這種插敘，確影響了敘事，影響了行文，乃是寫小說的大忌。這部《演義》，就是小說。其實，書中插敘還有，且看：「列位，那個大阿哥到底是個什麼樣兒的天潢貴胄呢？他立為皇太子那年不過十五歲。可是別小看了這個少年，他學來的壞東西西已經太多。聲、色、犬、馬，樣樣精通；吃、喝、嫖、賭，件件有份。」

此外，回目亦有誤導，如第二回目有「殺六君子」語，內文卻沒有「殺」：要在第三回中，那才見血：「監斬官由滿人剛毅充任，譚嗣同就刑前對他說：『過來！我有話講！』那剛毅嚇得走開。行經林旭身邊，林旭厲聲問道：『我們未經審訊，就判死罪，究竟我們犯了什麼罪？』那剛毅的名字倒也堅硬，這當兒為人卻像紗線一根，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，命劍子手把六人一斬首，回宮覆命去也。」

以小說論小說，如此草草收筆，總覺欠些氣勢。

話分兩頭，唐人在史料方面，蒐集得頗詳盡，下筆也沒過分渲染。即是，將「史實」好好鋪陳出來，比之有些演義小說，橫空捏造出一些人物，渲染造勢，優勝得多了。唐人的歷史小說，還是《金陵春夢》較為好看；但有些事跡嫌虛造，不及《北洋軍閥演義》那麼可信。



◆這書史實稟累，虛構少。作者供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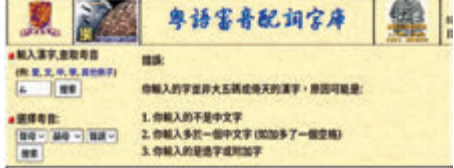
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生僻字和古字的粵音怎定？



周星馳個部《九品芝麻官》有人翻拍嘞！你講緊由「彭馬也」(彭馬山)拍個《新九品芝麻官》嘢？邊人呢個名都唔識讀，你有文化嘍！你咁叻你讀吓！死蠢，上中大個粵音網查下喇！



AlphaGo vs 李世乭

AlphaGo 對弈過程紀錄片。阿AI門，咁玩喇！唔係佢技術高過你，而係佢係人，有感情，唔需要面對比賽所承受嘅壓力，仲會愛情緒嘅嘞！話唔話，石加乜點讀？上中大網查下先喇！

AlphaGo 與韓國九段棋士「李世乭」對弈五局三勝制圍棋比賽於2016年3月8日到3月15日在韓國首爾舉行，結果是電腦程式擊敗人腦思維，人工智慧(AI)靜悄悄地向世人宣戰。

前棋王「李世乭」中的「乭」(韓語：돌)是漢字，韓語發音是「dol」；那普通話和廣東話是如何發音的呢？同上，中大的粵音網頁並無收錄「乭」的讀音。在這環境下，筆者建議查閱其普通話讀音，然後再找出其對應粵音。

「乭」的部首是「石」，普通話讀「shí」，該字的釋義(摘錄自《漢典》)如下：

- ◆ 〈韓〉人名用字
- ◆ 〈韓〉地名用字。如：曲乭、大乭、上乭
- ◆ 〈韓〉石

讀音為「shí」的字可不少，熟悉的有：十，時，實，食，碩，石，識

那應選取哪個字的粵音呢？按本義，這個字的粵音應為「石」。由於「乭」字生僻，華文媒體多將「李世乭」寫成「李世石」，筆者認為這有違「名從主人」的原則，做法並不鼓勵。

豆棚閒話

◆ 汪平川

魔幻·魔形·魔心

仲春時節，草長鶯飛，處處鳥語花香。沐浴着春日暖陽，我慵懶地依在城市的角落，再次翻開《西遊記》，慰藉這個喧嚷躁動的時代。清人張書紳曾說：「以一人讀之，則是一人為一部《西遊記》；以士農工商、三教九流、諸子百家各自讀之，各自有一部《西遊記》。」作為神魔小說的巔峰之作，《西遊記》全書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夢幻色彩，在天馬行空之間，作者吳承恩將我們引入一個絢麗瑰美的神話世界，盡覽各路妖魔的風姿盈態。

一、縱覽妖魔眾生相

「妖」乃中國自古就有的說法，「魔」則是隨佛教而來的的外來語，「妖魔」一詞的出現是世俗文化與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產物。書中各路妖魔的形象及其法器的塑造令人眼花繚亂，加上那驚心動魄的打鬥場景，着實為我們呈現出一場精彩絕倫的視覺盛宴。

身懷絕技。前有文殊菩薩的青獅，對抗玉皇大帝差遣的十萬天兵時，竟能「唬得眾天兵不敢交鋒，關了南天門」；後有太乙救苦天尊的九頭獅子，響張跋扈，劣跡昭彰，企圖生擒唐僧師徒；還有掌握「呼風喚雨之神通、攪海翻江之勢力」的觀音菩薩蓮花池裏的金魚，懂得「黑眼定身法、唐僧變猛虎」的星宿奎木狼……眾妖魔形態不一、本領各異，個個武藝高強，即便在孫悟空怒髮衝冠時，都未曾輕易落於下風。

兵器精良。手持從觀音菩薩處盜得三個金鈴的坐騎金毛吼，便能「三百丈火燒人」「三百丈煙火熏人」「三百丈黃沙迷人」；手持從太上老君處盜得金剛琢的青牛，連勝托塔李天父子、四大天師等眾神，依老君所言「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兒，連我也不能奈何矣」；還有手持「陰陽二氣扇」的大鵬，練就「三昧真火」的紅孩兒……眾妖魔擅長兵器爭鬥，往往借助神奇法寶便與孫悟空難分高下，令眾徒束手無策。

人脈寬廣。如來佛祖的親戚大鵬，「一封書到靈山，五百阿羅都來迎接；一紙簡上天宮，十大大囉個個相欽」；四海龍曾與他為友，八洞仙常與他作會；十地閻君以兄弟相稱，社令、城隍以賓朋相愛；文殊菩薩的坐騎青獅，「都城隍常與他會酒，海龍王盡與他有親，東嶽天齊是他的好朋友，十代閻君是他的異兄弟」；還有牛魔王、羅刹女之子紅孩兒，西海龍王的外甥龍龍……眾妖魔個個人脈廣厚、勢力龐大，土地、城隍等眾小神往往還得敬他三分。

二、揣摩作者造魔心

魯迅說：「神魔皆通人情，精魅亦通世故。」《西遊記》通篇借神魔說事，以戲言寓諷幻筆，卻處處瀟灑着人間煙火氣。從中，我們可清晰地感受到上述妖魔的形象塑造並非可有可無，更非信手拈來，而是世俗社會的幻化、「心中之魔」的外化，作者在文字背後寄寓了深刻的思想意義和現實意義。

文學藝術「哈哈鏡」。故事中，有松、柏、檜、竹等植物扮妖，有蜘蛛、蠍子、蜈蚣等小動物得道，有獅、虎、豹、象等猛獸成精，有童僕、坐騎、養物等皆主出逃，還有天上星宿宿凡下界，彷彿世間萬物皆可成妖成魔。再看他們手中的法器，無論是能裝人的葫蘆，還

是能放煙、放火、放沙的鈴鑰，抑或是那個能套走所有兵器的「金剛琢」，都是我們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的。明代文學家陳繼儒曾言：「無謔不成戲，無趣不成文。」在那倡導「崇實黜虛」的年代，作者敢於向傳統文化發起挑戰，明顯得益於當時趣味化風格和世俗化傾向的影響。這種「尚奇尚怪」的心理變遷，促使作者用藝術的「哈哈鏡」，大膽地將民間幽默滲透其中，借妖魔之形，評世態之醜，在貌似隨意的點染中道盡人生百態。

世俗社會「放大鏡」。隨着大航海時代的發展，明代中國迅速躍居為「世界工廠」，尤其進入嘉靖、萬曆年間，工商業發展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。同時，以「陽明心學」為代表的新思潮勢如破竹，反對宋明理學主張的禁慾主義，味、色、聲、安逸，甚至財勢等種種被理學家否定的人慾，都被「王學左派」作為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加以肯定。受經濟發展與澎湃思潮的疊加影響，明代中葉以後社會奢競豪蔚然成風。於是我們看到了，書中多數男性妖魔欲食唐僧肉以延年益壽，而以老鼠精、蠍子精和兔子精等代表的女性妖魔則欲搶親以成太乙上仙，此時作者手中的藝術之筆宛如照見現實的「放大鏡」，名寫妖魔肆虐，實諷惡慾氾濫，別具匠心地勾畫了一幅市井圖畫，讓我們看盡了世衰道微、人慾橫流。

官場生態「照妖鏡」。書中我們看到了兩個有趣的現象，其一唐僧師徒途經列國基本沒有稱職的皇帝，諸如膽小無能的玉皇大帝、助桀為惡的比丘國王、不辨是非的寶象國王、寵信奸佞的車遲國王和沉疴伏枕的朱紫國王等君主形象，可謂非昏即暴；其二妖魔生死皆取決於有無「靠山」，除了白骨精、六耳獼猴、犀牛怪以及松、柏、檜、竹等「草莽妖魔」被打死外，那些天上來客不僅個個武藝精湛、法器精良，還總能在悟空落棒時分等來主人「大聖，棍下留情」的呼喚，最終得到原諒和救贖。在光輝奪目的神魔世界裏，不論是獅、虎、豹、象，還是童僕、坐騎、養物，都與天上神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，不禁讓人聯想到明代中後期荒唐無道、殘忍暴虐的封建統治及其喪失銳氣卻助紂為虐的士人群像。

可以說，《西遊記》之所以取得如此偉大的藝術成就，離不開作者對各路妖魔的精心雕琢。有了妖魔的桀驁不馴，才能凸顯神佛的百態橫生；有了妖魔的風情萬種，才能凸顯唐僧的深修禪定；有了妖魔的詭計多端，才能凸顯孫悟空的機智果敢……妖魔們雖說不是故事的主角，但都是全書不可或缺配角。在這快節奏的時代，遨遊在光怪陸離的神話世界裏，不由得讓我們放慢腳步，在這平行的時空裏享受着無盡的歡愉。



◆電視劇《西遊記》劇照。網上圖片